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三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通知

根據最近得到的報告，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由地主家裏清算出的書籍字畫圖帖古董等，或受到毀壞，或當廢紙使用，或賤賣，須知，這是有關我國文化，同時是全邊區人民的公共財產，損失了是無可補償的。今後，各級政府各級黨委，軍隊中各級首長，以及各工作同志負責同志，對於一切書籍及古物，如已分散均應和羣衆商量盡可能設法收集保存，還沒有分散者，務須有專人妥當保管，或就原地保存，或在必要與方便時集中在一定適當地方保管（如晉綏圖書館），當絕對不要任意毀壞或出賣，古廟古蹟亦必須注意保存。只要我們注意，同時向羣衆宣傳解釋清楚，羣衆是容易了解，而且也願意參加適當地方集中保存和保護的，望我全黨全軍切實注意，並向羣衆做解釋工作。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宣傳部
七月廿六日

整個羊山集戰役
我殲敵二萬三千餘人
活捉師長宋瑞珂以下大批高級將領

（新華社晉冀魯豫前線三十一日電）劉伯承將軍野戰司令部頃發表第五號公報，公佈七月二十八日在羊山集殲滅蔣軍六十六師主要戰果如下：俘獲師長宋瑞珂、參謀長郭開林、副參謀長王開石、一八五旅旅長涂煥陶、旅參謀長馬用之、十三旅參謀長龍叔平、五五三團團長羅玉勝、五五四團團長李瓊生等高級軍官以下九千二百二十八人，斃傷官兵五千人，擊落飛機兩架，繳獲野砲十二門、山砲十一門、迫擊砲十六門、各種小砲一百零二門、輕重機槍三百六十七挺、手提機槍一百五十八支、長短槍二千五百十六支、汽車三十五輛、電台七部、騾馬四百二十四。另在阻擊戰中斃傷俘蔣軍五十八及三師三千餘人，共殲敵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人。加上十六日羊山外圍殲滅一九九旅及十三旅三十八團六千二百二十四人，整個羊山之戰，共殲蔣軍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二人。

朔縣北榆林鬥倒惡霸地主
群衆審查整頓民兵
吸收僱貧農參加・加强自衛力量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二區北榆林村羣衆，七月上旬鬥倒惡霸地主後，即要求政府發槍，組織起來，以防逃亡惡霸地主進行報復。工作團同志有鑒於此，當即召開貧僱農委員會討論這一問題，大家一致認爲要保衛土地、青苗、牲畜等果實，貧僱農必須組織起來，於是決定目前兩項工作：一、經過羣衆審查民兵，吸收經過鬥爭考驗的貧僱農參加民兵，以加强羣衆自衛力量；二、對羣衆中因一時思想糢糊而包庇地主者，在羣衆大會上進行批評教育。次日，在羣衆大會上，羣衆即首先揭露了給地主隱藏東西的人，有的人並進行了反省，承認錯誤。接着，討論到整理民兵，小隊長首先提出：「要羣衆揭露過去的民兵，誰給地主老財有聯系，要誰不要誰？」於是一個一個的唸名字，由羣衆審查，當唸到韓國寶、杜二羅等時，羣衆都說：「行！好樣的」！一致通過了。但唸到杜二流定時，羣衆說：「不行！他是富農，和惡霸地主杜子茂有聯系」羣衆又審掉了韓二明中農疑似份子。當時楊勝三即插嘴說：「[illegible]啥王士成不是韓二明中？王士成不是地主王士如科的本家嗎？」大家反駁道：「不一樣，王士成對王如科有宗仇，二明中和惡霸有關係的。」經過羣衆初步審查，先清洗出階級異已份子與地主惡霸有聯系者五名，留下十五名。之後，貧僱農委員會號召參加民兵，當場即有李三女、楊四、唐占石、武鵬等自動報名，並有羣衆踴出取得四人自願者數名。報名及選出之民兵共二十二名，連上原有的十五個民兵，共三十七名。貧僱農委員會當向羣衆宣佈，可不是最後決定，還要徵重審查。在委員會上，把卅七個民兵，又一一審查過，認爲傅千、劉旺一、老一拐不適於參加民兵，勸其退出；據旺去年窩留過漢奸地主葉林，唐方太滑顧，都需要考慮。杜元孝他們拉過後腿，[illegible]；濟王家地主，[illegible]次會加鬥爭表現沒[illegible]，已經有些轉變，尚需繼續教育。卅七個民兵名單，又分別在貧僱農小組會上討論，去掉了張旺、唐方。經過反覆審查後，確定了三十三個民兵，（內有貧僱農成份二十六名，中農五名）。七月廿日，召開首次民兵會議，民選出正副隊長和組長，全村劃成五個小組，並規定了民兵的任務：（一）保衛羣衆利益；（二）監視惡霸活動，防止其逃跑行動；（三）注意調查與地主有聯系的人，揭發其[illegible]。民兵作風上，大家認爲對待羣衆要好，[illegible]地主則要[illegible]，[illegible]保衛土地果實。（燕敏、介平、振鐸）

祝魯西大捷
——新華社社論——

我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所部的人民解放軍，自六月三十日夜在魯西渡黃河南下以後，七月八日收復鄆城，殲滅敵曹福林部五十五師師部及所轄七十四旅、二十九旅，十日收復定陶，殲滅敵林滋部六十三師一五三旅，十二日至十四日在鉅野、金鄉間殲滅敵唐永良部三十二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一四一旅，敵師頤鼎部七十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與三十二師之一三九旅同番號）、一四零旅（該旅第二次被殲，並缺一個團），二十二日在金鄉以北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一九九旅和一三旅一個團，二十八日收復金鄉以北羊山集，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師部及所屬一八五旅和十三旅另一個團。前後二十天中間，連戰連捷，除殲小股不計外，殲敵四個師部、九個半旅，俘斃敵據初步統計，達五萬八千餘人，俘虜中間，包括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七十師師長陳頤鼎、七十師副師長羅哲東、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等高級將領。魯西戰場的這一個月的殲敵，是我軍作戰第二年第一個月中的這個偉大的勝利，是與今年一、二月華東人民解放軍在魯南戰役和萊蕪戰役中殲敵四個師部十二個整旅的紀錄，及今年五、六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在中長路、吉梅路等處殲敵八萬的紀錄相媲美，進一步表明了我軍愈戰愈强和敵軍愈戰愈弱的眞理，奠定了我軍在今後一年中爭取超過過去一年戰績的信心。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總動員令」。蔣介石在七月四日發出了他的「總動員令」之後，他的軍事形勢沒有任何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在整個七月份裏，除東北、晉察冀、陝甘寧等地的解放軍處於戰役間歇的休息整頓以外，其餘各個解放區，從膠濟路兩側、魯中、魯南、津浦路、隴海路、魯西、隴海路兩側的豫皖蘇邊區、隴海路北至平漢路兩側，直到晉西南的黃河平陸地區，人民解放軍都給了蔣軍以各種程度的打擊，尤以魯西大捷爲最。蔣介石下了「總動員令」，沒有挽救魯西的危局。蔣介石於七月十九日親自到開封去督戰，亦沒有挽救魯西的危局。甚至在諸位代表團廿二日來汴以後，據說「官兵乃至士兵均對代表團之到來而振奮」（美聯社開封廿[illegible]電），還是沒有挽救魯西的敗局。在這一切戰術表演之後，蔣介石嫡系隴海線的宋瑞珂部六十六師，還是跟在五十五師、三十二師、七十師的雜牌軍後面，遭受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重點進攻」。蔣介石在去年十月的攻勢頂點以後，特別是在今年二月的萊蕪大敗以後，集積了八十多個旅的兵力於蘇魯戰場（包括蘇北）企圖壓迫我軍退到黃河以北，但是五月十五日孟良崮一戰，仍然殲滅了蔣介石的精銳七十四師。蔣介石在痛心泣血之餘，即由自已直接指揮魯西作戰，用與進攻陝北大體相同的方法，把二十幾個旅堆在一起前進，企圖避免被我軍殲滅。這個笨拙的戰術，絲毫沒有替蔣介石造成什麽勝利，却使他的兵力與空間的矛盾大大尖銳化了，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加劇一處殲滅十處。正是蔣介石的這個戰術，使魯西大捷和魯南費縣等地的勝利得以順利實現。蔣介石今後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放棄「重點進攻」，退而防守缺口，或是繼續「重點進攻」，使我軍在廣大戰場上自由馳騁，取得更多的魯西大捷。無論他走哪一條路，他的失敗都是不可挽救的。

（下轉第三版）

綏蒙軍區
一級機關普遍超編制
領導上未貫徹精簡精神
對點驗工作也不夠積極主動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晉綏蒙區北線點驗團）已於日前赴綏蒙軍區一級點驗完畢，記者特往訪問，據該團負責人稱：該團感到思想上對精幹整編、充實連隊的精神貫徹不夠。表現在領導上頭大嘴小，總關後方或留守處過多，每團都有後方或留守處，家屬從利民一帶一直拖到興縣，除三十一個在家屬隊居住外，尚有三十餘自起伙食，分散居住。團級機關管理過剩，而軍直某雜勤人數不足，且有十六個老幼殘廢者。根據點驗團統計：軍區一級黨政軍三單位，共超過編制馬六十九匹，大車七輛，人員一百五十六名（後方和留守處尚未計算）。其次，對點驗團的看法亦有偏差：軍區仍然[illegible]點驗團去點驗，沒有默檢和主動找後區財經、甚軍將會議的精神，形成對點驗應付的現象。點驗中，不是發現問題[illegible]說，便說：「出了這[illegible]，還沒法點驗。」並嘗差，沒法點驗「訴苦」，團對點驗團「訴苦」，參變供給標準不夠，少設如何精簡節約。如軍區政治部近分開，後方，劃方隊下五人（伙夫、馬伕計務員等在內），也要成立一伙食單位，據該團意見：如和司令部合成一伙食，至少可節省五個炊事人員，一個默騾。而政治部某負責同志却抓緊了供給標準上十二人一一伙夫，廿人一壓的規定，而沒有更多的爲人民和貧去着想，最後點驗團負責人稱：由於人力、時間有限，不能深入分區和縣，[illegible]組織點驗團，去點驗，希望該軍區於超編制的人員牲口等，決定最遲於八月二十日以前處理完竣。（滄海）

代縣西岸村
惡霸地主混入農會破壞土改
范瑜被扣即交羣衆處理

（新華社臘門一日電）代縣西岸村惡霸地主范瑜，混入農會，繼續破壞工作，政府已接受羣衆要求予以扣捕。查范在土地改革工作同志離開後，威逼村主任范且且、貧農范文中，說：「你們將來吃了分人家的東西，將來國民黨回來，看對你們的報答！」他自已把農會上存放的七、八家貧農今年下的三百斤糧，一對羣衆，强霸的拿回他家去，今春村中自行向地主調劑良種時，他又威嚇說：「看你們能洪福幾天，還不是在嘴吃的血緒子滿了呢？」另外在今年春耕時期，他又强霸了貧農侯狗、侯人等四人二畝四分稻地，其中連貧苦抗屬范貴德去年新開下的四分稻地，也被他霸佔去。最近羣衆揭發，政府已按羣衆要求將其扣押，並準備交回該村羣衆處理。按范瑜父子都是惡霸，其父范如山曾當過偽村長二年多，他自已曾當過偽警察三年，[illegible]，羣衆恨之入骨。他曾與范林如女人來退，後又强姦了貧農[illegible]家姐如，硬逼該女人和其丈夫走了口外。貧農智貴全，靠着在敵人統治時，以販鹽[illegible]口，被該逃跑了白洋五元，並被打了一個，他向貧農范如甫借一塊白洋不歸還，反拿上切刀咋唬說：「誰要就是刀子的對頭。」貧農范順義因向他要欠債，被他將門窗打碎。在去年解決該村與宮村的水利糾葛時，范瑜表面偽裝「積極」，領導上不深入去了解，把他當成「好人」，吸收在農會內。當時農會幹部覺悟不夠，怕他，羣衆也不敢揭破，他乃放肆破壞土地改革及其他工作。（楊尚元、楊尚體）

河曲樹兒梁村「口糧困難解決後」

貧僱農趕鋤三遍糜穀

（河曲訊）二區樹兒梁村有些貧苦群眾在穀地鋤過頭遍後，口糧接濟不上，幹部便召開群眾會議，具體研究十二戶缺糧戶的狀況，決定勞力不足而家裏又有夏田的，可在家趕鋤和收割夏田，口糧暫由義倉糧補助；如無夏田勞力有剩餘能走開的，可到川底打短。張班漢孤的六垧谷子已鋤出，留下四垧糜子由中農張彥昌給鋤，回來結算工資。另有張二劉等五戶，情況也相同，可以出去打短。其餘張正身、單立虎等六戶給貸了三大斗黑豆和三十斤米，加上自己的夏田，口糧可以解決。據七月二十一日的檢查：全村貧僱農共種有谷子一百零二垧，鋤出二遍的有八十三垧；糜子九十七垧，鋤出二遍的有五十五垧（其中有七垧還糜子，尚未鋤頭遍）；現正趕鋤三遍。並準備趕鋤蔓草的谷地，因最近刮過大風，糜子被吹得倒在地面，不斷草，必須培上土。只有復員軍人單立虎種的兩垧糜子還未鋤頭遍，因他不會作務，又怕勞動，一天勞動半天，大家批評教育了他，又給他出了三升麥子，代僱了二個人幫他鋤完，並幫他訂了鋤谷計劃。到川底打短的人亦已返回，正給自己趕鋤中。（郭忠蘇）

二分區若干地區在搶種期間

調劑口糧與領導生產脫節

（本報訊）據偏關、河曲、五寨通訊員報導：在解決口糧困難中，有些幹部對調劑糧食的目的不明確，以致在部份村子發生調劑口糧和組織生產脫節的偏向。偏關二區素稱窮困，土地多半為輪歇的沙質地，群眾生活很苦，政府今年已貸發各種糧款達六百大石細糧，但夏伏未到前，口糧又將吃盡，需要繼續幫助，但幹部在調劑糧食時，完全忽視了對生產的領導。如馬次梁自然村二十來戶貧僱農中，有十七戶因畜力牛料困難，得不到解決，大量荒地。貧農張仲世倆口子種十來垧地，因無牛下不了，就荒了五垧。在遭到雹打水淹了村子，這種情形更為嚴重。據四個行政村的調查，荒下的熟地達九百多垧。又如盤盤、白坡等村因搶口糧，誤了鋤種的時間。也有河曲六區紅崖峁的幹部思想中，把解決群眾口糧困難，看成是唯一的問題，只問有無吃喝，而不問其生產情況，結果連緊急的鋤苗工作，也沒好好領導，使群眾鋤的很遲，錯過了鋤苗的機會，以致沒提苗的穀子將近一半。對具有副業生產條件的群眾，也沒有很好組織，如馬變其、馬凡子家都能紡織，就沒有推動他們紡織，單憑借糧來解決困難。調劑情況對部份群眾中形成了糧食浪費。如閻永富村潘來小今年會貸了四石三斗糧食，但現在又說沒吃了。王牛漢三口人，去年打糧五石多，今年貸給一石六斗，棉花五斤，後來貸給他一部份麥籽，給磨麵吃了；接着又借給他蓧麥，又磨了麵。對這些現象，由於幹部既不進行教育，又不檢查他們的生產，群眾很不滿意，把紅崖峁村公所叫做「供給處」。同時，在五寨二、三區調劑口糧中，充分顯示了幹部的盲目性，對群眾的實際需要沒有通盤的計劃，只是「走到那裏，就解決到那裏」，於是，村與村之間沒有進行合理的調劑，如這兩個區，共調劑出糧食四百七十九石，白洋二萬零五百元，如統一分配，可解決全部貧苦農民的口糧困難，而相反的結果，如平川柴家村較富裕，困難少，調劑出的糧食也多，除多給大家分了糧食外，還買了一百五十件布分來做了新衣服，而貧苦村莊則依然困難，群眾生產情緒因此大受影響。

岢嵐王家溝幹部會議

批評不領導生產的幹部

（岢嵐訊）一區王家溝行政村，個別幹部只顧自己生產，未領導群眾救荒工作。該村中隊長趙拜登，本月十日分配他領導記王溝自然村，半月中只抽兩個晚上跑去臨時召開了一下會，向群眾空口說：「現在天旱的又厲害了，大家要防旱，加緊鋤耕鋤苗。」不深入進行組織發動，具體幫助該村群眾解決困難，長呂銀旺也把救荒工作丟在一邊，任其自流，推說：「天不下雨，旱的甚也不能做，只好等下了雨，才能解決問題。」本月十九日，該村幹部擴幹會上，對這種不為群眾利益負責的自私行為，作了揭發、批評後，現正糾正中。（王存恕）

編後話

沒有口糧群眾不能生產；但有了口糧是不是就生產的好了，還是問題。從今天二分區的報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口糧不去具體組織領導，還是生產不好的。因此，不是解決了口糧，救荒的責任就完了，解決口糧，必需是為了生產，同時，群眾生產的困難，決不止口糧一項（當然口糧是主要困難），因此，在領導群眾生產的工作中，也就不止是解決口糧，應該在解決口糧同時，去解決其他勞力工具等困難。總之，解決群眾困難，一定要從組織生產出發，把群眾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取長補短，這才是緊急救荒的主要辦法。若是解決口糧和組織生產脫了節，實際上等於單純救濟，其結果，將會造成浪費，而加重了救荒的嚴重性。

寧武謝家坪行政村

幹部挪用公糧現象嚴重

（寧武訊）四區謝家坪行政村十八個幹部，據年來財政手續混亂，私自挪用公糧達三千六百餘斤，其中大灘溝農主任代表鄉天平（富農成份）欠一千餘斤，大玉皇現任主任代表王銀貴欠七百餘斤，農會秘書陳萄毛拴欠四百餘斤，其餘幹部幾十幾百斤不等。全村共欠公糧共五千餘斤，幹部挪用佔了大半；個別幹部除挪用已收的以外，還把地主欠的也挪入自己掌握，舞弊自肥，如農會秘書陳萄毛拴，去年竟將大玉皇地主孫有才欠的八十斤公糧，折算成地一塊，自己種上，把地主拖欠的公糧挪到自己名下，農會秘書知道要清理舊欠公糧，才趕忙把地契給孫有才，叫孫有才出了陳欠公糧。現區上正於這種情況，已決定清理。（孫效先）

臨縣張家塌群眾

捕捉鴿子保護莊稼

（臨縣訊）七區張家塌地主富農養鴿甚多，對群眾莊稼為害很大。地主崔延年等多年來養着許多鴿子，每天吃飽飛回，他們就給喂上石灰水，往出吐，一年能得好幾余擔毛口袋，麻油燈，把地主劉雲桂、富農劉喜年、溜和關等家數百隻鴿子全部捉完（崔延年的鴿子已被貧農張貝狼吃光）。（郭瑞）

臨縣檢查農村稅收

查出貪污份子多人

縣上通令各級政權及稅卡徹底認真檢查

（臨縣訊）臨縣檢查農村稅收中，發現貪污現象嚴重，縣府已通令所屬嚴予清查。據稅務局接獲七區財政助理員任興內同志來信稱：該區在檢查農村稅收時，發現劉家莊書記劉際興，將去年十二月到本年三月所收牲畜交易稅一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元私人挪用至現在（七月底）；又樊家山書記馬國圖將四月份收的牲畜交易稅九萬七千一百元也私人用了，直至這次清理才發現。現七區區公所已罰劉際興罰金五十六萬元，馬國圖罰金十六萬元。又據招賢稅卡卡長李長厚同志來信：高家塌村書記高有林，貪污牲畜稅五萬元（樊家山嶺孝連買驢一頭，交畜稅五萬元給村長高登有，村長交給高有林後未再檢查，高未給稅戶稅票，即將五萬元畜稅貪污），此次檢查出後已交八區區公所法辦。臨縣領導上發現這些問題後，已通令各區、村政權及各稅卡徹底認真檢查，決不容許人民交納之國稅被貪污份子竊取，並明確規定各稅卡有權檢查附近村公所之稅簿及查驗牲畜，以杜絕貪污漏稅。又指出現牲畜交易大部在農村，各稅收人員應配合村政權帶卡稅簿，深入鄉村去補畜稅，這樣既對群眾便利，又可查出貪污。（健王）

一面假裝「開明」一面「空室清野」

地主徐啓業陰謀被揭破

（五寨訊）東秀莊行政村所屬羊圈川莊地主徐啓業「空室清野」抗拒清算的陰謀失敗了。五月初工作團到達該村後，徐啓業便假裝「開明」說：「土地改革是社會的潮流，我的一切財產都是剝削群眾的，現在都要交還群眾」；但他暗地卻實行「空室清野」，一面把所有的糧食衣物傢具搬數埋藏，並將幾家部分給他寄存財物，當群眾發現這一詭計時，引起極大憤慨。經農會討論揭發後，把受騙的田二富也說出他給地主保存衣物數包及零星傢具多件，並說出地主無恥的指示要把孫女子許給田二富，徐四也說出替地主保存糧小米等食糧。農會馬上派人一一取出，計有糧食衣物傢具等甚多，僅罐子小釘子都挪起來，還有一塊已經和起的白麵臨時顧不及吃也埋了。群眾對此情況，更加忿怒，都說：「好狗日的個地主心腸，一針一線也不想拿出來，還鬼說他是什麼開通的人。」現在農會已將其牲畜、衣物、銀錢、傢具、農具、契約等全部財產，完全登記封存，聽候清算處理。（丙）

岢嵐新民村婦女兒童

抽暇採集山貨

（岢嵐訊）五區新民行政村，除發動男勞動力加緊鋤秋苗，積極鋤草之外，大量發動婦女兒童到山坡採集山貨。經三天深入貧苦家庭初步發動，已有婦女兒童四十多個人行動起來。大嶺坡主任趙凡林，深山塌主任李六金，新民村主任趙長軍親身動員自己的老婆及所在村中的婦女兒童，到荷野坪山，已打回山穀村三石，柴七百斤，現幹部還在普遍積極發動。（新民村通訊小組）

臨縣大寧部份地區

瘟疫流行死亡很大

希衛生機關急速前往救治

（九分區訊）臨縣、大寧部份區村發現瘟疫流行，染病和死亡率驚人。臨二區黃崗嶺及史家塌兩行政村五、六兩日內即死亡三十一人，南嶺一個小村一月即死亡十口。大寧二區（新區）趙莊村病倒四現害病者尚有二十餘人，該村有一家十一口，僅及十餘人中，三、四天內已死亡十四人，趙村等四個村莊死亡的五十餘人中，小孩佔三分之二，得病者開始感覺頭痛，腹痛，渾身發燒，吐黃水，下瀉，一兩日或五、六日內即死亡，因此群眾極為恐慌，希望衛生機關迅速前往醫療。（家克、高仰成、劉德勝、王忠）

岢嵐城關實行技術送上門

七個貧婦學會織布

（岢嵐訊）城關初步把行政領導上實現技術送上門的方針。採用了下列兩種辦法：對於鄰近二、三里能單獨的貧苦婦女，劉娥家去教；附近不回家的貧苦婦女，就跑來學習。如兩溝渠，薛娥一里的貧苦婦女白蓮女，每天飯自己一早跑來，有時帶乾糧，有時回家去吃飯，天黑才回去。開始教了七個婦女，自己紡下線給自己拎上織；沒有下的，由貿易局供給，織下布除本分紅，致的人自拾起，織出樣子，叫學的人邊織一邊織一丈紋。現已進行建一月餘，其中四個跑來學的婦女，已織出十九丈一尺布，除還貿易局資本以外，賺下四丈八尺四寸，按每人織的多寡分紅。最貧苦的婦女白蓮女分得最多，分了二丈一尺五寸，她原先與她媽媽兩人穿一條單褲子，現在她自己已有條新褲了。貧苦婦女們見了都非常羨慕，說：「那才好呢，技術學會了，布也分上了，衣也能穿了，咱也要學。」（周發山、王志忠、李福寶）

興縣四區任家坡

修水渠搶救莊稼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興修水渠，搶救坪地莊稼。該村坪地穀子籬笆地旱，因久旱伏天不下雨（此稿係附前消息），苗子快要曬死，村幹部就和群眾開會研究，大家提出，村裏有股好水，可以修渠澆地，估計有二十三家的坪地都能上水。於是就組織兩個修渠組，選出農會白紅油，主任高鳳綠領導，劉應丹、康雙作好準備木槽，共除二十五個勞動力分工修水孔壩，三天工夫就修好兩道水渠，能澆五十四垧坪地。高鳳綠親自出動負責農劉倚武等兩家參加，他們二垧坪地都澆上了。此外，還召開婦女會，發動大家積極的找野菜，注意節約。（劉海支、高擇林）

祝魯西大捷

——上接第一版——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黃河陰謀。蔣介石及其美國合作者，爲甚麼毀信棄義，不顧歷次協議與黃河故道下游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於今年三月強令花園口合龍？這個毒計的目的，現在是完全明白了，蔣介石的目的，就是利用黃河的滔滔之水，作爲他的所謂「一四十萬大軍」，阻止晉冀魯豫區我軍收復失地，並將山東我軍區逐於黃河以北。同時破壞解放區人民的復堤工作，以便造成泛濫，使沿河解放區軍民無立足地。現在劉鄧大軍南渡，蔣介石賴黃河以南的陰謀又被粉碎了。但是正因爲這樣，蔣介石就更加緊了他的破壞黃河河堤的卑鄙計劃。據密訊，蔣介石正在準備決堤，企圖以對付日本人的辦法對付中國同胞。解放區人民和中外一切正義人士，必須嚴重警惕，採取步驟，擊破蔣介石及其合作者之新的毒計。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無恥捏造。蔣介石的謠言現在主要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宣佈自己的失敗爲勝利，一類是宣佈對方的勝利是由於「外援」。蔣介石發言人的「本司照例」，就在於他們的話可以連一點影子都不要，而且照例不顧下文，儘管每一次都被事實駁倒，他們還是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因此你儘可以駁倒一隻狗不吃屎，你卻休想教會蔣介石的發言人不說謊，說謊已經長在他們的身體中間，就如取之父母的生理元素一般了。七月十六日，中央社宣佈說：『犯匪野南羊山集之共匪與北上竄軍展開激戰，於十六日下午，終將共匪五個縱隊完全擊潰，獲空前大捷。由於此次戰役，魯西北共匪從開始總崩潰。』該社二十六日電更說：『金鄉匪羊山集一帶之共匪約兩個縱隊，已搶渡黃河北竄。』請看呀！這就是中央社當局光、李楓果、陳賊和蔣介石自己的無窮勝利宣傳的日常標本，但是用什麼來收場呢？在東北，儘管蔣政府的美國記者們以親身經驗一致揭發了蔣介石所捏造的「蘇聯援助」和「韓共參戰」的山海經，又儘管陳先準備的四平參觀臨時改變計劃不許中外記者前往，但是他的諾言還可以有一小部份市場，並得到一小部份美國反動派的觀主，這是因爲：第一，蔣介石就像那個鐵腳人一樣，一呼一吸，都得依賴外援的，當然就標的奴性，就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能力的不信任，就使得有些神志不清的中外人士，居然以爲解放軍所繳獲得來的美國武器竟是蘇聯出品，居然以爲長久沒有經驗過戰爭的歐洲人，反比長久生活於戰爭的中國人更會打仗。第二，東北離上海南京很遠，而離蘇聯朝鮮很近，便利於捏謊的散佈。但是魯西呢？離上海南京很近，離蘇聯朝鮮那樣遠，同樣此次魯西勝利，則與東北五六月間的勝利同樣又驚人，請問蔣介石的鐵路工人及其美國顧主們，又該作何解釋呢？沒有辦法！蔣介石的策略，只有從來一樣：沉默！

從積極方面來說，魯西大捷對於今後解放區自衛戰爭的意義，自然是極其重大的。魯西的勝利，是攻堅戰樹立了光榮的範例，並斷定了南線反攻的偉大勝利。戰爭正開在發展，關於這個發展的前途，我們最好是讓將來的事變本身來說明它自己。

晉冀魯豫邊府發表聲明
斥蔣賊水淹戰術陰謀
抗議聯總片面援蔣撤退堤區人員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頃發表爲蔣賊狂炸黃堤陰謀決口及聯總令撤堤區人員事件之聲明，略稱：蔣介石黨徒最近關於黃河復堤問題的一切叫囂，其意不僅在欺騙中外，企圖掩蓋其過去之罪行，更重要的是爲了今後施行水淹戰術、潰決河堤、殘殺黃河下游人民做文章，打掩護。一向以殺人民以掠奪爲其本土的反動派，忽然高喊「顧念千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當然無論如何是不會使人置信的。誰不知道：九年前黃河決口，使豫蘇皖七百萬「良善同胞」一夜失田園，聯合縣遭滅頂或漂泊者，是蔣介石！一年半以來，黃河歸故談判中，搶謀隨訂隨撕，只顧堵口，不管復堤，使冀魯豫區一百三十七村數萬人民不及遷避而罹淹者，是蔣介石！去歲一月十三日停戰時，東明以下黃河原爲我冀魯豫解放區之內河，沿岸數百萬人民艱苦復堤，防汛準備至，而以大軍進攻摧殘「魯豫數百萬同胞之生存及安寧秩序」者，也是蔣介石！

今年桃汛期間，我冀魯豫區及冀南區動員三十萬民工，繼續復堤修險，竟遭美製飛機與隨河之美製蔣軍轟炸和掃射，死傷幾變樂，物資損失慘重，堤埝屢遭破毀，幾被迫停工。我們無數次抗議，收效，繼即派代表奔走呼籲，企圖說服聯總來參加並保證執行協議，但無論經過何種商談，聯總作過什麼協議的提議，以及獨夫蔣賣國賊有過什麼樣的表示，而實際蔣軍轟炸掠射，復堤員工不僅一天未停，且逐日有加無已。邊區軍民只有給堤修險，以避免大汛潰決的災難，以打擊來自衛，別無他圖。我們希望國內外和平民主人士給予公道的裁判，我們要求全國父老同胞給以有力的支援，制止賣國賊水淹解放區陰謀，拯救沿河七百萬人民的滔天災難。

同時我們正告聯總諸君：你們以運輸物資百分之九十七給了國民黨政府，以實際助了蔣介石打內戰。你們在黃河故道問題上，違反協議，片面的與積極的以大量物資人力助蔣堵口，給了下游人民的災難，對七百萬人民的災難負重大責任。在最近，你們竟公然下令撤退堤區負責人員，片面聽從國民黨反動派的叫囂，惟恐之意，皆是從你們的公然違反協議，聽從反動派的陰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要求你們回到解放區，在黃河堤岸邊，挽救一下你們在過去長期的反動派所造成的惡果，給你們的不名譽留下餘地，在解放區軍民力量所及的範圍內，給能夠保障你們的安全。

本區廣大人民正在滑災災難之下，應該按照原來協定，迅給解放區復堤經濟的工程工款和其他治河與救濟物資，卻給身居民之物資。本區政府與人民從來對有忽視聯總個別人員對我們的友好同情，但就整個聯總政策來說，我們是不能諒解的，特別對你們最近撤退堤區人員之措置，深爲遺憾。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萊蕪以東
我擊落蔣機一架

（新華社華東前線三十日電）美製蔣機一架，於二十四日飛至萊蕪以東地區肆虐，當爲解放軍擊落於魯村北二十里之松仙嶺，機墜地焚毀。

黃河北岸
六百里大堤完工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黃河北岸自長垣大車集至濮陽（新設縣，包括濮河、濮城兩縣各一部）水牛組莊，長達六百餘里大堤，已於廿三日先後完工。此次動員力量之大，規模之宏，推行之速，實屬空前。麥收後，除沿河各縣外，非沿河縣僅陽穀、莘平、博平、聊城等四縣，趕往搶修的農民即達八萬人。壽張縣因動工數週，全縣卅萬農民總動員搶修。在修堤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各縣農民自動獻石、獻料、獻磚、獻工、獻山，縣即獻石一萬五千方（每方五千斤）超過預訂計劃三倍；該縣中山莊等村並獻給四百多畝，組成船運大隊，每船可運三縣大車，節省運費六千六百餘萬元。晉縣農民獻出六百方土的工資銀，聊城獻工資三十四萬一千一百餘斤。在救人自救之下，每個農民都發揮高度的積極性，聊城一農民高法成、高鳳和、高鳳群三人，一天築土四十二方（每人合十四方），而按一般估計，每工只能築土一方多）。在大批復堤英雄中，並出現許多婦女英雄，濮陽五區婦會主任劉世榮推土比男人還多，她說：「要不好好修，剛分到的八畝地沒見糧食，再被蔣介石放來的黃水淹了，豈不白翻了身？」翻了身的農民，用原分配她幫助伙伴，但她非上堤推土不行。曾二次被選爲修堤模範村的長垣八區全家集村，六月十二日蔣軍特務至該村殺傷積極修堤之村民三十餘人，威嚇他們不許再去修堤，此次搶修中，該村全體青壯年反更加緊的參加，不少人身着孝服，他們說：「修堤爲了救自己，也等於打老蔣，爲死難親人報仇。」該村農民在八天中，推土達四百二十一公方。在這種熱情下，各縣均提前完成任務，二修防處的趕著濮陽長垣等縣，四天完成了十天的工程，四條防區十天完成了八十六萬方土。

（新華社山東二十八日電）渤海區齊東章（邱）（一城）兩縣人民，均組織河防隊，保護黃河大堤。十三日，蔣匪向章邱三區黃河南岸胡家岸一帶進擾，當被該河防隊擊退。齊東河防隊，於十二日夜捕獲該河防區之蔣匪特務四名。

美帝養虎招患政策

——國際一週——

過去一週，美國帝國主義者扶植日德法西斯勢力復活以便把德日兩國變成美國對世界進行侵略與擴張的中心基地之陰謀，是越來越表面化和具體化了。

本月十六日，美國單獨決定邀請英法中加等十一國於八月十九日在美舉行對日和會，以討論對日和約問題。美國此舉，違反了波茨坦會議等國際協議的規定，拋棄了外長會議首先討論的程序，目的顯然在於根本拋開蘇聯，推翻確定的四強一致協議的原則，而圖對日本實行獨佔，以便扶植其作爲侵略的鷹犬。此之麥克阿瑟管制日本兩年來的作爲，甚爲明顯。日本大批戰犯從未懲辦，天皇制下的金融資本與封建地主的統治依舊騎在日本人民頭上，尤其是最近美國允許日本財閥大量貸款，鼓勵其輸出，並決定開放日本貿易，草擬恢復日本經濟計劃，故縱日本軍人往南極「捕鯨」，主張日本工業應保留一九三零至三四年水準等等，致使日本反動份子氣焰日盛，早已忘記戰敗國的地位，而敢於大肆叫囂「佔有千島琉島」，要在滿洲、朝鮮、台灣、琉球舉行「公民投票」了。

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會，蘇聯已於二十三日提出照會，嚴正拒絕，並提出在未召開對日和約會議前，必須先舉行四外長會議。英、紐（西蘭）、澳大利亞諸國要求延期開會。美國之不該美國扶植日本及憂慮日本再起的威脅，爲早已顯露，美英間這一矛盾，將日益表面化。在抗日戰爭中貢獻最大犧牲最重的中國人民，不僅堅決反對美國的這一養虎招患政策，而且不允許日本再被武裝起來侵略我們。我們主張對日和約會議的召開，必須依照國際協議所確定的四國外長會議首先一致協議的基本原則，同時宣佈發動內戰的蔣介石政府的代表，是沒有資格代表中國的，只有中國人民的眞正代表參與所草擬的對日和約，中國人民才能承認他的有效與合法性。

至於美國扶助德國作爲其侵略歐洲的中心基地（亦是馬歇爾計劃的關鍵）之野心，亦從美國一系列的行動中表現出來。馬歇爾最近給德國美司令官克萊的指令中，指出要使西部德國的經濟力「有能力助全歐的經濟恢復」。國務部長哈立曼更說：「德國是歐洲復興的關鍵」。同時，前副國務卿克萊頓也大其說：「德國生產未復興，歐洲即無復興可言」。最近的所謂「馬歇爾計劃」，亦即以復興德國爲關鍵，美國利用經濟援助，控制歐洲的政策，增加了英法等國的憂慮與恐懼，加上美國的金元並不像他們想像那樣慷慨，「美國沒有那麼多的金錢與物資來幫助歐洲」（艾契生），「馬歇爾計劃不是使美國在國外增加開支」（塔虎特），「美國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還是遲疑的」（美聯社），現在英法對馬歇爾計劃已頗感恐懼和不安，英法美總在歐洲問題上的鬥爭，正在擴展開，就是馬歇爾計劃的未能如期於下週舉行，就是馬歇爾計劃在推行中的一個不吉的徵兆。

本月十八日的紐約時報，將重建德國與召開對日和會，描繪成爲杜魯門馬歇爾改變外交政策的兩大重要步驟，並且說露了它反動的企圖即是以反蘇孤立蘇聯爲幌子，來摧毀此次的國際協定直至破壞聯合國，以縱容扶植德日並進行擴張的目的。美國這一個行徑陰謀，卻一定要失敗，因爲他不僅將遭受愛好和平國家人民的反對，而且更要加深美英法間的矛盾，事件的發展，將會證明走向孤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帝國主義自己。

（七月廿三日——廿九日）

華東我某部壯大三倍
裝備大部換爲美械符合近代戰爭需要
一年來自衛戰鍛鍊

（新華社華東前線廿一日電）華東解放軍經過一年來愛國自衛戰爭的鍛鍊，空前發展壯大。以某部爲例，已較前壯大了三倍，其裝備已大部換爲美械。該部曾轉戰各地，參加魯南蘭陵、泰（安）、萊（蕪）殲滅戰、孟良崮殲滅戰等九次大戰役，總計殲俘蔣軍官兵一萬五千七百餘名，生俘蔣軍中將李仙洲、馬勵武以下官兵二萬四千八百九十名，繳獲各種砲及火箭筒等即有五百五十九門，各式機槍二千九百四十二挺。該部重武器和自製火器的配備，已完全符合近代戰爭需要，戰鬥力、戰術技術等均有顯著提高。該部指戰員因戰功卓著，被選爲人民功臣者達五千四百二十九名。

中國經濟由四大家族所壟斷
在華外國人日益認識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在中國的外國人，日益認識中國經濟已由四大家族所壟斷。合衆社二十六日南京電稱：「行政院宣佈已令四個國家銀行年底自遷總行回南京，四行乃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大部份爲孔宋蔣陳四大家族所控制。」該社同日上海電稱：已在大陸上把持中國「受過訓練的家族」及其州縣的市場的，第一，要求這些家族在美國家多，出調整這些家族與美商人之間的關係。

副刊

掩護轉移

王澤堂　生本

七月四日，我軍在孝義殲滅敵軍「勾子」二一六團大捷後，閻匪從晉中各縣拚湊了五個師的兵力，從五日上午開始，孤注一擲地向我反撲。此時，掩守在上賢掩護我大軍轉移的某部某營，與偷犯敵六個團對戰了六七小時後，開始後撤。

這時，我某連陣地最後面，掩護着全連同志撤退的，只有三班副楊永林同志等幾個人了。敵人趁出猖狂兇相來，妄想突進中追上我大隊。楊永林同志老練沉着地端起機槍，一次又一次的給冒險突進的敵人以迎頭痛擊，於是敵人在慘叫聲中爬倒了！不一刻前面同志已經撤進入了有利陣地。

但兇惡的敵人仍拚死前進着，於是楊永林同志又迅捷地利用七九架起機槍，「歪把子」「噠噠噠」的怒叫着，小戰士張二小同志投出的二顆手榴彈，也落在冒死突進的敵陣中「轟轟」一猛炸！一剎那間，敵人便都在土坎上再不敢動了！楊永林同志伸起腰來探射着更遠的敵人！！

突然，側翼之敵打過來一梭子機槍彈，小戰士張二小同志「呀！」的一聲倒下了！楊永林同志的脖頸上和腿上也流出了一股鮮血！沒負傷的新戰士曹昇有些着急了，趕緊向他副班長請問：「怎辦哩？」楊永林同志鎮定着說：「你拿上機槍，快走吧！」曹昇聽得快流下淚道：「我揹上你吧？」楊永林同志咬緊牙關擺着手說：「我自己慢慢下吧！看敵人！你快……」緊急與沉痛中，曹昇以爲副班長真的自己慢慢下來呀，他拐起「歪把子」跑下土坡，但不一刻，等敵人上來後，楊永林同志就壯烈犧牲了！

楊永林同志是去夏折縣白子山戰鬥中的解放戰士。遠在五六年前，他就被胡匪軍從老家川（四川）北綁了出來，無可奈何地叫胡匪軍欺壓毆打了兩三年，開了小差。但又被閻匪抓住當了「勾子」。解放後，他體會到解放軍官兵一致和同志的團結友愛的革命熱愛，又在駐地看到實行土地改革，幫助貧苦群衆翻身的事實，他曾多次衷心感動地說：「解放軍真是咱們窮人的軍隊呀！」每次戰鬥他都英勇當先，汾孝戰役中被選爲戰鬥英雄，在連隊的團結友愛互助中，他又是「模範工作者」。

杜命有不是傻瓜

王菁民

杜命有是個老實厚道的莊稼漢，因生活所迫，沒有心思多說話，更談不到和別人打趣，加以人又窮，穿的衣裳爛，看去很笨，因此，衆人都說他是個傻瓜，村上的一切活動把他都打到社外。去年組織農會，他自動去參加，被大家拒絕了：「你快受去吧！你還能幹個什麼呢？」命有子面紅耳赤，無精打彩的離開會場，自言自語道：「咱們窮了，誰也不當咱們個人！」

這次土地改革中，重新整理農會，他從別人的談話中，知道這次和過去不一樣了，在整點人數時，不知他什麼時候就來了！躲在一眼窯洞的角落裏，一言不發，當大家發現他時，每個人都用驚笑態度望着他：「命有子你也來了！」他很爲難，黑黝黝的臉上頓時漲紅，結結巴巴的說：「我……我……有苦呢？」急燥出滿頭大汗；命有子從此就參加了農會，開始說話了。杜命有是遭過罹父，又遭了後娘的孩子，到二十五歲，才被娘的拉扯過個女人。但黑心的父親隨即一腳子又將命有子趕出家門。

從此命有子兩口子，就成了一對無家可歸的可憐人了，到處流浪，尋房住院，攬工渡日，一連攬了十年年工，年年剛能養活自己的肚皮。他常穿的一件無毛破皮褂，冬天毛朝裏，夏天毛朝外，他經常恨恨的說：「夏天正是冬暖涼的好寶貝！」老婆吸着涼氣，他給地主趕全換飯，只吃了一鍋子菜，叫全嘴趕來盆，打的帶打的狗向前揪來，命有子一院趕子，沒吃上飯，又餓上肚子到場……

指導員准我幾天假吧

韓穎

工房裏，大家都在愉快的工作着，只有閻發有一個人愁眉不展，劉組長看到這情形，就很快的反映給指導員，當指導員去找他談話時，他只說了一句：「准我幾天假回家和地主算帳去！」就嗚咽的哭開了。

原來閻發有的父親昨天來到窯裏，他父親的來，引起了他多年的新仇舊恨，他回憶的訴說着：

我家住靜樂村，家裏很窮，從小就給人家地主放牛，到十七歲時，我再也過不下那種非人的生活，就自動參加了工廠。

民國三十二年，靜樂遭年成，鬧饑荒，把一家富農的山藥偷了，硬賴是我家偷的，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五十幾的母親用繩子捆上，吊到村公所的大樑上，打了個死去活來，母親忍耐不住，只好承認下來，從此母親就得了病，慢慢的瘦了，她拉住我的手說：「兒啊！記着給娘報仇！」說完就再也不會說話了。雖然氣憤，但當時誰敢說呢？我常常心裏不過，幹部們都是人家有錢的，咱們不過人家，向廠的負長說吧，又怕人家不管，所以只好把氣憋到肚裏。

去年春天，我家裏沒吃的，我村裏的幹部，閻長餓全說：「你兒在李方工廠能賺錢，不優待。」後來過了幾天，也不知怎搞的，認全又說：「上級的命令，在前方的優待小米，在後方的是黑豆，你家就領上一斗黑豆吧。」我爹沒法，只好忍氣吞聲領了一斗黑豆。

前幾天我父親來啦，他是在家裏沒法生活，出來討吃的，藥路上碰着了咱們的運輸隊，這樣就來了窯裏。

現在我們村裏還沒有進行徹底的清算，地主還有勢力，所以我要請假回家和地主算帳去！

當指導員給他解釋：目前工作緊張，不能離開，同時有啥意見可以向政府提出來，他想開了，覺得實的說：「我個人沒意見，只要把地主惡霸鬥垮，能給我出口氣就行啦。」

× × ×

偷瓜

寇煒

六月裏，西瓜已快熟了，愛吃西瓜的地主杜某，叫長工到別人地裏去摘瓜。長工不肯道：「你僱下我當長工，又沒僱我當賊偷。」地主說：「我出錢僱你，你就得聽我的話。……你若不去，叫你去捉賊，你就不能去捉兎。……借我的糧食趕快拿來還我！」只好「長工因借了地主一點糧食沒法還，只好「奉命」去偷瓜了。誰知運氣不好，剛一走進瓜田就碰着西瓜主人，嚇得他飛快的跑了回來，毛口袋也丟了。地主一見，心裏大大的不高興，便硬讓長工賠了口袋。

時事漫談

「總動員」挽救不了總崩潰

效農

蔣賊爲了挽救總崩潰，來了個「要命、要錢、要糧與恐怖鎮壓」的「總動員令」（七月四日），現在一個月了，蔣賊做得怎麼樣了？

蔣賊「總動員」，原是想藉此鼓起他的軍隊日益衰落的戰志，妄想挽回軍事上的頹勢。蔣賊會派出什麼「督戰團」，分到各個內戰前線，監視與督促士兵去爲他送死。然而日益不利的戰局，決不是「打氣」所能挽回的了。我劉伯承大軍渡河南下以來，一個月中，已經消滅了蔣軍四個師部、九個半旅，共五萬八千多人。華東我軍雖然面對着蔣賊二十幾個旅的「重點進攻」，然而神出鬼沒，靈活運動，已逐漸取得主動，不僅在敵後縱橫魯南及津浦線，而且在正面英勇阻擊，一個多月來已殲敵一萬一千多人。同樣在豫北、晉南，敵人屢次攻擊，眼看就要完蛋了。其他前線，蔣賊所面對的軍事形勢是更加不利了。比起一個月前，是蔣賊親自坐了飛機（七月十九日），到黃河堤岸上低飛觀察。慘敗之餘，蔣介石這個兇殘的劊子手，決心採用水淹戰術了。蔣介石這個陰謀，一定要如同過去的一切陰謀一樣，爲人民所粉碎。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洋爸爸魏德邁來中國了。這一下，蔣介石以爲可以「絕路逢生」，連忙把自己的好戰走狗調來南京聽訓，連忙重新訂「擊破中共的作戰計劃」，連忙提起反共的工作諸言報告；同時，合衆社、美聯社諸些美國反動派的嘍囉，也連忙給蔣介石獻計，說什麼「改變過去戰術」，「提高軍隊質量」，「擴大政府」……等等。蔣介石爲了哀求洋爸爸救命，正準備進一步對中國主權來個大拍賣；而美帝國主義爲了完全控制中國，也正準備以完全殖民地化中國的條件來援蔣。魏德邁決定到華北、東北，正是爲他的走狗軍事失利而着急的證明。魏德邁又要去台灣、四川，這就又和蔣介石出賣台北、基隆、成都等地給美國作軍事基地一項計劃有關係了。

然而蔣介石這個已經害了第三期梅毒的小朝廷，並不是美國的援助所可「妙手回春」的。試想：當去年馬歇爾在替蔣介石訓練了軍隊，又運了軍隊，尚不頂事，那麼你他今天已經遲了個什麼事了？魏德邁一到南京，就「回痛」起來，原本是「事出有因」的。

蔣介石又在七月二十七日開了個「國民黨會議」，親自出馬，向出席的蔣記省主席們說，向人民勒索糧食，供應其反革命內戰，是他們今後「中心工作」之一。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露出了苦相，哀鳴：「我們如不繼續爲生存而奮鬥，則唯有死亡」，要代表地主的各省蔣記參議會議長慷慨出錢。這個會議的召開，也是「總動員令」後蔣管區人民災難更加加深的信號之一，最近蔣記行政院長張羣，參政會的備忘錄，說過去徵糧數只夠內戰「軍糧的半數」，這還不是說今年的徵糧要加一倍嗎？這還不算，蔣賊正訂出新的捐稅，向老百姓勒索金錢，所謂「建國特捐」，已經是確定要徵收的了。至於「勞軍捐」，則在總動員之後不久就實行了。說還要「尋找大戶」、「累進徵收」，「的方法是「中飽、調查、衡告」。眼前中國最大的財閥蔣宋孔陳，爲什麼不用這種「徵收」，爲什麼一定要找「大戶」呢？這說明「四大家族」一毛不拔，而統治已「東於危下」，仍然是依賴暴力迫人民在背頭上刮油，養活他們。四大家族的一員孔祥熙說他自己是「愈來愈窮了」，（美聯社）美國的外匯存款並不超過三萬元」（美聯社），還請替地說明四大家族是如何貪婪無饜的寄生蟲吸血鬼！

「總動員令」說明了蔣賊決心瘋狂地內戰到底，也說明了他的這個統治已到了「日落西山，氣息奄奄」之際。他正想以加重中國人民的苦難來擺脫自己的厄運，然而，這一切企圖將是枉然的，蔣賊的罪惡政策，只會激起全民族的團結鬥爭，而這個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其結果將是蔣介石統治的覆亡！

「還要看看咱們的新社會哩！」

王昌發

「……你給我寫上不打垮反動派不回家，……告訴我哥哥，我在這裏很好，……」五六十歲的史樹春同志，四月三日接到十年來第一次的家信後，用很堅決的口吻要我這樣的給他寫回家信。

我看了家裏給他的信，大意說：「年老了，可以回家休息啦。他臨離家時老婆死了，有人給他談親事，但他沒有答應，現在叫他回去續親。」信中寫的非常懇切，十年來他從未有與家裏通過信，爲的是免去家裏掛念。這次的家信，據說是因某同鄉人回家告訴家裏的人，才知他在這裏。

史樹春同志是河北蠡縣人，三八年入伍以來，就在我們工廠，一貫的生活愉快，工作積極，在河西時擔過、唱戲他都和青年們一道參加。四五年紅五月會被選爲勞動模範，他對革命事業有高度的熱忱、信念。他常說：「別看我老了，工作起來，也掉不在青年的後頭，還敢和他們比賽，我還要看一看蔣介石的垮台，還得要看一看咱們的新社會哩。」